

民調研究比公平選舉重要？

港大民意研究計畫主任鍾庭耀早前提出向傳媒分階段公布票站調查的結果。根據以往的慣例，調查所得的數據並不會在選舉結束前向傳媒公布，以免影響選舉結果，違反選民的根本利益。這次鍾庭耀卻一反常態，在選舉進行期間向相關媒體公開票站調查數據，導致泛民主派呼籲選民拒絕回應票站調查，防止有人利用調查結果影響選情。面對公眾的質疑，鍾庭耀卻以學術自由為「擋箭牌」，認為他的研究不應被干涉。雖然最後他「收回成命」，但事件已讓我們看出「學術自由」並不一定等同社會整體利益。

克林頓下令取消長生研究

我們尊重學術自由，但並不代表學術自由可以凌駕一切。筆者認為，除了學術自由之外，研究還要符合三大原則：一是要合乎社會倫理、二是不會破壞社會和諧、三是对人類有益。筆者記得以前西安大略省大學人類學系做了一項研究，發現亞洲人是最聰明，其次是白人，再次之是黑人。但其研究結果卻不被公眾接受，他們認為不論結果是否真確，這項研究已影響了各個種族間的和諧，違反了研究原則。克林頓在任期間，也曾下令取消所有有關人類長生不老的研究，因為他認為相關研究有違社會倫理。筆者有一位同學在外國修讀博士期間，用一年多時間鑽研一項研究，但後來其研究題目因被大學認為有違社會利益而不獲准許繼續。

政府投放大量資源在社會科學的研究，其主要目的是要防患未然，希望有關研究能解決一些潛藏在社會的問題。

社會科學研究通常都是長期性的，其結果或用處可能在十多年後，甚至一百年後才被人類所採用，最快公布結果並不代表其研究最實用。鍾庭耀的票站調查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我們看不出在選舉後才公布結果對其研究有何影響，而且其調查只限於短短的時間內，不停在影響民意結果，這樣的學術研究根本沒有作用。但鍾庭耀卻以學術原因作為其提早公開票站調查數據的理據，又聲稱受人阻止及影響他的學術研究，着實令人費解。

「學術自由」是否被濫用？

從這次事件我們可以看出，「學術自由」這高道德的說話被他們濫用。任何人提出不滿學術界的行事作風，學者們的「自然反應」就是說別人干預他的學術自由。記得早前的「教院風波」，莫禮時當初也是指控政府干預學術自由，但後來發現整個風波其實是涉及人事鬥爭為多，和學術自由並沒有多大關連。筆者不敢猜度鍾庭耀提早向傳媒公布調查結果的動機何在，但在立法會這樣激烈的選舉中，任何「小動作」都有可能影響選舉結果，鍾庭耀的行徑已有可能影響了整個選舉的公平性，對整個社會百害而無一利。

我們要思考的是，一個以學術自由為名，但不利於香港社會和諧的調查，只見他們每天都出現在報章、電視台和電台，還值不值得我們支持？

錢志庸

註：錢志庸於二〇〇八年八月九日及二十二日《星島日報》發表的來論文章，全屬錢志庸個人意見，與其國際警察協會（香港分會）榮譽法律顧問身分無關，特此聲明。